



卷之六
註疏

大五之六

口仁13
1603
11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818 號	
第 1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門四十三
1605
卷 11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郭象注

則陽將於楚疏

姓彭名陽字則陽曾人游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

於王王未之見疏

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曰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

夷節歸

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

我於王疏

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說也本亦有作言談字者前曰夷節未得見王後說王果其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疏

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嫌彭陽

貪榮情速故威祿隱者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疏

奚何也

夷節尊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



曰定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

曰顛迷言其多妄實固不解而失其本心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為善乃相舉以為自檢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東者得衣則其暖如春賜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勢之以灌禦之表將於汝有補也

也稱公閱休言已不始故問何為度聞所以曰各則獨驚于江復則休乎山

焚者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咎也言此者以抑楚傍也

亦茂林也隆冬刺驚於江者以逍遙感復飲休偃茂林而取適既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為宅此略陳閱休之事

迹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之不君夷節夫夷節之

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其卒富

貴之地言已不君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于上也疏顛真猶迷沒言夷節交游堅

固意在榮華顛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俗

知不能虛談以從神而好任知以于上言數如此猶自不能况我守愚若為堪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苟進故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名消毀損也言則陽憑我談已於王若夫東者假示

消疏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威德也於春賜者及冬平冷風言已順四時之施夫遭東之不能赴彭陽之意疏人得衣則

煙被賜之者遇水便流乃得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

雖非人事實須天時履道達人休無近患不進彭陽

其義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夫倭人正德其孰能持焉疏儀形有南向之尊威嚴猶如暴虎楚王倉生必無赦者自非誦倭之人不堪任

使君履正懷德之士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

德為榮故其家人疏禦寇居鄭老萊在楚妻效窮窶而不謙貧之可苦樂在其內賢士尚然况甲真聖斯

口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倭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御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志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為卑也窮万物之理以目余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俱

只其於人世循乎方物之理而無無室身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物之通而保已焉

只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取而居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故居而其所施一本知間暇殊不容力焉故言而一間其所施皆言其在家在鄉各得也是其遠猶言人之

廣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動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又不在其高者言其節使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於王我其言似彼耶此鄙薄其節之意也父子之宜彼其乎故居是句

忘貪也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也

之在身故使王公疏軌軌為窮顯迹為達哀公德友於失其所以為高居文軒轅膝步於廣成斯皆道在

則尊不拘品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之心而為卑下之行也其於物也與之

為物不以為疏同塵涉重與物無私所其於人也樂物

之通而保已焉通微而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不喪我

守於疏物而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疏生真向

其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斯飲與入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

蒼史中和之道各得其疏與入並立而使人化而靡之

心滿腹而飯豈勞言教疏父子之宜彼其乎故居使彼父子

各反其真斯人化也疏父子之宜彼其乎故居子各反

其疏雖復混向貴賤而倫叙無虧故父子而問其所

所疏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不亦宜乎而問其所

施其所施同天地之疏所有施惠與四時合叙末其於

德故問靜而不一疏堂不問暇從容動靜不一其於

人心者若其遠也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故曰待

公閱休欲其魏楚王而從閱休將此總結聖人達網

繆所謂網繆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懸解體知物

但託而疏境空幻豈為塵網所羈閱休雖未極乎道故

說之也周盡一体矣無外內而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

也而不知其然性也然者非性如何疏能所相應境

所以莫弁其所然復命攝作而以天為師攝者自作莫不

故與真性符會復命攝作而以天為師者自作莫不

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

口憂乎知者以不私智甘公憂乃端多計較能有允件計數得行故曰所行恒無我將有為有行而居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思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明美鑑之喻

口妍生於醜若不妄以醜有則亦不自知其妍有 妄思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自不知不覺其喜怒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事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自然

口文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其真之性矣

復命而師 疏 及於真根復於本念雖復搖動順物而人其天然也 疏 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一義也

則從而命之也 此非其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 疏 命名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疏 也合

道聖人無名字為有清塵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我時其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 疏 任知其行則 疏 任知為物憂患新生心

有止也若之何 憂患相繼 疏 任知為物憂患新生心念慮寧有在時假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

令神禹無奈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

則莫知其美於人 疏 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照物之聖人人與之名 疏 無私人愛慕之故名為鏡若火

不相告語明鏡本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亦無名此起 疏 也

其可喜也終無已 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

鑑由聞知則 疏 已止也夫鏡之照物表在無情不問怨有時而廢也 疏 親照恒平等若令不聞不知鏡亦不照

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間奪有時休廢矣 人之焉能久照乎只為凝照無窮故為人之所喜好也 人之

好之亦無已性也 若性所不好 疏 鏡之能照出自然既非矯性 疏 人之喜好幸平造物

所以無窮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 疏 聖人澤

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疏 被蒼生息流萬代物荷其德人與之名更相告 若知之若不知

請嘉號斯起不若然者豈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勿拘而道合於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勿拘而道合於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勿拘而道合於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勿拘而道合於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勿拘而道合於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勿拘而道合於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勿拘而道合於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勿拘而道合於

愛入故能無已若愛之由夫聖德退曠揚物無私亭
乎聞知則有時而表也 疏 毒群生芻狗百姓豈待知

聞而後愛之哉尺為慈救無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論

所安故 疏 安定笑靜而與善同德動而與陽同故無於動靜也
能火 疏 故能疾雷破山而恒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

率其真性者也若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 舊國舊都望
失故王朔云不性其情焉能火行其正

之暢然 疏 得用猶暢然 國都喻其真性也夫以失本邦
况喪道日趨逐末來以今 雖使在陵草木之緒

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 見所掌見聞所
况体其体用 疏 緝谷也旧國旧都荒廢日久丘陵險阻
其性也 疏 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掌

見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况喪道日久流浪生
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飯其車玄之卿見其至道之境
其為樂也 以十仞之臺懸崖間者也 衆之所看雖危猶

豈易言乎 疏 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懸人衆救登遂不怖
疏 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閑而况得真何往不安者也 冉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冉相氏古之聖王也 疏 冉相氏
前無為皇帝也環中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 與物無

之道体環中之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度品 與物無
終無始無幾無時 之俱往 疏 無如無過去也無終無未

体化合變與物俱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
性故無三時也 常無我故 疏 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

常不化也 疏 常寂故凝寂一道巖然不化 闔堂舍之
夫

口久遠而啟其旧國 都心有暢然之意言
有所感也縱使其旧
國之中人物已變在陵
之上草木皆荒然緝谷
此之昔日十失其九但
有一分相似風猶且暢
然有感而况末道之人
必恭自悟得見其所自
見聞其所自聞者若未
然自有之物不喜幸佛
今所謂本來面目本地
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
臺最高外也懸崖懸
衆懸多也間猶言峯巒
間作也外其高之地而
聽文奏道作之樂可以
聳動無冷之耳目而况
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空之理隨萬物而乘之其自之自也如何

口環空中之物屢之
喻也無終而無始終
始如一也無幾無時
無古今也幾者時節
之變也日与物化三皇
物俱往日新大新即我
之所得一不化底如
此用出来舍者去也闔
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
不舍去故習而聖道也
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見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况喪道日久流浪生
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飯其車玄之卿見其至道之境
其為樂也 以十仞之臺懸崖間者也 衆之所看雖危猶

豈易言乎 疏 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懸人衆救登遂不怖
疏 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閑而况得真何往不安者也 冉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冉相氏古之聖王也 疏 冉相氏
前無為皇帝也環中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 與物無

之道体環中之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度品 與物無
終無始無幾無時 之俱往 疏 無如無過去也無終無未

体化合變與物俱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
性故無三時也 常無我故 疏 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

常不化也 疏 常寂故凝寂一道巖然不化 闔堂舍之
夫

曰師天、一言以自
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
名不遇與物相順而已
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
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
縱有為事之意便非
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
無為也非惟無有為
之迹亦併與其無為
者無之曰未始有天
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
物之迹也非惟無有物
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
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
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
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
替不廢也方行俱備而
不着於其一故曰所行

之備而不迫者物云言
其老也也迫者若若若
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不
來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
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居臣之華
子把這一句知 名換字
以其官為司御又曰門尹
登恒皆具做此說怪說
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
也湯以尹為師而不為
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
不固湯之無為也自得
万物之成理而隨之自
然於無為自然之地使
其輔相之尹而主其為
曰得其隨成為之司其
言湯不為而尹有為也湯
無心而尹有名也司主也
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
為之名也

為者何不試 闔何不也言休空之人宜於造物千變
舍其所為乎 萬化而與化俱往 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乃得師天 師者坊物之名天者
自然之謂夫大塊造

物學性而動若有心 師學 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
則乖於自然故不得也

何 雖師天猶未免於殉矣足事哉師 殉者逐也來也
夫猶不足稱事况又不師邪 夫有心防物造

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寧其本性也矣足以為修其事
業乎尚有所未故是殉也夫師天猶有稱殉况捨已逐

物其如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之何

物 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入天雙遺物我兩忘
既曰無終何嘗有始寧性合道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迫其合之也若之何

都無乃 疏 替廢也迫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物隨
真合 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恭備經之矣而未嘗
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

道如何仿物方欲契真固不可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

恒為之傳之 委之百官 疏 姓門名尹臣言門尹官號也
而不與焉 姓登名恒殷湯聖人志懷順

物故得良臣御事託為師 從師而不固 任其自聚非固
傳之默端拱而不為也 之也縱其自散

非解 疏 從任也固聚也虛談無為委
之也 任師傳終不積聚而為已功 得其隨成為之司

其名 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 疏 良臣受委
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不功在已也 隨物而成

推功司御之名 贏法得其兩見 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
名不在已 者寄治於群司則 疏 贏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

其各迹並見於彼 疏 迹之法並推是師傳而不與焉故

者寄治於群司則 疏 贏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

口之名此名也。龜餘也。到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到。到也。猶言長物也。介見身与名爲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介見伊尹之所擇。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天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是誠悔聖人之意。

口。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無。此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曰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幸此句以證自然之意。

名法二事俱頭於彼。贏然。仲丘之盡慮爲之傳之。曰天

閑故功成。功成弗居也。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

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疏。傳。輔也。孔丘。聖人志懷絕慮。故能用化群品。輔

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容成氏曰。除日

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百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疏。容成氏之聖

時叙之名耳。爲計於時日。故有生。無內無外。無彼我。則

死生無也。矣。故歲日計除焉。疏。內我也。外物也。爲計死生。故

有內外。歲日既遺。物我何施。魏室與田侯。卒約田侯

卒皆之魏室。怒將使人刺之。疏。齊威王也。名卒。桓公之

子田桓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皆之。故魏侯嗔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

盟在齊威二十六年。年魏惠八年。

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離。疏。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

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從離。

猶報讎也。夫君入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

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事故可羞。行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

民。孫其牛馬。疏。將軍孫行。請專命受。鐵率領甲卒二十

姓。羈係牛馬。叙勳。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

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扶折

怒。故執筮。蘊於心。癰疽發於背也。國既傾拔。獲其主將。

於是擊扶其背。打折腰脊。旋師。獻獸不亦快乎。

飯本因宗廟之前歌歌

在之進前易三五

上

曰晉靡刑錄之入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為苦矣

曰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義也而屋員殺之用兵極壞其已成之城也行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來其道而已矣

李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

之此晉靡之所苦也疏李姓也子者有德之稱魏之賢臣也晉靡徒役人也李子懷道

不用征伐聞犀首請兵設譬而進諫夫七丈之成用功非攻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若此

起釐釐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

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季偃武修文王者華子聞而醜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

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

謂真勤于戈故是禍亂人此公孫行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李子也

謂伐者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亦未免於亂人此華子自遣之書也君曰然

則若何疏華子遣蕩既深王不測其所曰君來其道而已矣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來惠子聞之而

見戴晉人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聞度解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兩角

蝸者蟲各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蝸牛有兩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荅云我識之矣

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惠識知所爭者若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曰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

曰蝸角之喻似若廉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其不故曰請為君與之

無窮太虛之間也
通達之國即中國也自
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
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
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
視伍一氣焉能分皇霸
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
魏又為小矣

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
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
小也於所都之中而未
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
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
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
之虫觸何異故曰無分
言其同也

口一胸然若有若者燕
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
爭也管植有數比之筆
笛無无若其吹之
者猶有嗚然之色若
以劍首而吹則一吹而
已言其全无也此意
蓋謂有道者之前無欲
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
无所容其意也

此之細也則疏 蝸之兩角二國存焉 蚩氏頗相戰爭殺
天下無爭矣 疏 傷既其不及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

君曰噫其虛言與疏 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 曰臣請為

君實之疏 必謂虛言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疏 君

意則察四方上下有極 君曰無窮疏 魏侯答云上下

不斯理物又質魏侯 君曰無窮疏 四方意無窮也 曰

知遊心於無窮而又在通達之國 謂今四海之內也 若

存若亡乎疏 人迹所及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

如有如 君曰然 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 疏 然猶如此

不虛 曰通達之中有魏疏 謂魏國在 於魏中有梁疏 昔

河東國魏為魏 魏為強秦所逼徙都 於梁中 有王王與

蚩氏有奔乎疏 舟別也王之一身處於六合欲論大小

也 君曰無辨 王與蚩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

無窮之中皆茂如也况魏中 疏 自悟已之所爭 容出而

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 疏 與角無別也 容出而

君惘然若有亡也 身悼所 疏 惘然悵恨貌也

而行君覺已非惘然 容出惠子見君曰客大入也

聖人不足以為之疏 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 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峽而已矣堯舜人之

莊子齊物論

七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曾不疏嗚

也吹小也也吹竹管也猶高大吹叙首也則微少

唐堯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感談斯道者亦何異乎

吹叙首吹也首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疏

蟻丘丘名也漿賣漿

水之家仲丘適楚而為聘使路傍舍息於賣

漿水之家其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

其鄰有夫

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後復何為者邪疏

極高也總

孔丘應聘門徒甚多車馬威儀驚異常俗故漿家鄰舍

男女群聚共登賣漿處觀視仲丘子路不識是以怪問

仲丘曰是聖人僕也疏

古者淑人君子即聖人孔子

聚衆多者是市南

是自埋於民

自藏於畔

進不榮

枯疏

混迹泥滓同塵混俗不顯其德故自埋於民也進

不榮華退不枯槁隱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

損其

其志無窮

總是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所言者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心與

是其市南宜僚邪疏

姓熊字宜僚居於市

子路請往召之疏

由聞宜僚陸沈賢

孔子曰已矣疏

已止也彼必不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著明

知丘之適楚

乘幸止勿與

也

也

口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子路宿於其家也

口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

糞、紛、也

口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

口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之藏處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言銷逃名也

口沈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塵也宜僚楚人也

口著於已者謂著知之者知也

口使人多夏之人也

口何以爲存言其必
去而不與其室處者
逃而去恐天子言其
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口封人目耕而前政
莊子又以喻字

也以在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在爲侮人也疏

彼且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道
楚必向楚王薦召已之如是則用丘爲諸侯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侮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疏

之人寧性識直其於邪佞耻聞而何以爲存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消色反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果逃疏仲由無鑑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度觀威去也疏

人問子牢曰君爲政分肉莽治民焉勿滅裂

不盡疏長梧地各其地有長樹之梧曰以名焉封人也
其分疏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鄉人

在微欲息之若微也

口東坡後說實做此也

口變者首變身其法也

厭服飽食也

也爲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肉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

也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

道故戒子牢昔予爲禾耕而肉莽之則其實亦肉莽

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疏爲禾猶種

耕而熟獲之功盡其分其米繁以滋予終年厭食疏變

也齊根也種禾也去歲爲田已遺創餘今年藝植故改

深耕耕之墜既深鋤耨又熟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

故其宜與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疏今世之人澆泔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

口一惡好也也... 其心之意性既散... 治萌元滿其身... 皆丹慾也

口一技助也以物欲而助... 其形則視聽言動起... 居飲食皆自失其自然... 真性只為之蔽塞及... 既失氣亦為病故有... 此病也

竊精、淫亂過度也

口一莫為路莫為殺人... 者汝之前所殺罪而囚... 乎莫為路莫為殺人

聞此月... 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象為... 夫道離

而論之... 眾為之所致也若各... 至其極則何患也... 實之情失養神之

逐分外... 有為故也... 故曰其性者欲惡之... 為性霍霍

稷欲惡... 傷正性... 稷欲惡傷真性... 皆由爾奔淫為故致其然也

蕙葭始萌以技吾形... 神氣傷... 蕙葭亦蘆也... 初萌尚易除萌及扶

疎風茂必害... 其昏蒙戒之在微... 老子云其未兆易謀也... 尋擢吾

性以欲思引性... 不止於富... 其心遂使技擢真性... 不止於富也

潰漏發不擇所出... 稷疽疥癰內熱澁膏是也... 此爾莽之

性者安... 齊其至分... 濁色色故致精神昏亂... 稷疽之類也澁膏

天下遊疏... 稷疽學於老聃曰請之... 請道行字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老聃曰已

矣天下猶是也疏... 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 又請之老

聃曰汝將何始疏... 問行李欲先行何邦... 曰始於齊疏

相矩曾人與齊相近... 至齊見魯人焉推而疆之解朝服

而慕之疏... 是推而疆之令其正良... 解取朝服慕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

莊子雜篇齊俗第五

三

其人仕官之者皆也
此以可見

口一朱序名也

口一貨財利也

口一病患害也在上者尚
名而後有患害為國
好聚財而後有此患
謂此事皆自上好也老
子曰不尚貨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一貨侯民
不為盜即此意以多利
而後人使之自困無特
而已矣得不至於此其
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利故風俗醇厚無刑人也

莫為盜莫為殺人

殺人大畜謂自此以下事大畜既
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也

離惟也畜猶也號呼上天哀而大哭怒其在盜故重曰
子乎為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遺懼大畜之
條具列於下又解所謂幸人則朝土是也言其疆相推
讓以被朝服重為羅網以懼黎元故告天哭之明商由
罰起預張之
網列在下文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
各自得則無榮辱得
失紛紜故榮辱立榮
辱立則奪其所謂辱而改其所謂
榮矣奔馳乎夸眩之間非病如何
疏 軒冕為榮戮耻為
病
何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若以知足為
疏 珍寶珍積
馳竟斯起
今立

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乎

上有所好則下
疏 賞之以朝冕玩之以珠璣
不能安其本分
使群品奔馳困而不正欲令

古之君久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君莫
之失

則民則疏 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
自得矣 疏 國不祥故以失在己也

以兵為在民以在

為在己

君莫之在 疏 無為任物正在民也
則民自正 疏 引過責躬任在己也

故一形有失

其形者退而自責

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
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取故自責 疏 大

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今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
物失所為其形性者則引過故已退而責躬昔殷湯自
剪予里來
今則不然疏 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令
我 是也
之駁物者則不復如此也 匿為

物而愚不識

及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
疏 所夜意宜皆
故為物所顯則皆識 疏 反物性藏匿

罪名愚者不識故

大為難而罪不敢
則皆敢 疏 難定

口一夫為難行之事而
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
任不量入之力

匿為物蔽其物而不言
而以不知者為愚

口一失得正枉兩句即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
之形有不得其生則入
退而自責即四支亦微
況若已納之溝中也
口一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

注在難辨易五

注

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
強人所不能而乃罪其
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
上之人其所生政令一
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
不偽乎強其力所不能
必以偽志之強其智
所不及必以欺志之過
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
之見我使之為偽為欺
為盜也又誰責乎言
一休即就下句盜竊上
結非推此一句意易明
亦文法也

行之不易故決定
專為徑而罰不勝
輕其所任
遠其塗

而誅不至
適其足力
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
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為偽
誅罰也
疏懼罰情急故繼之以

偽
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
至日真偽士民於何
疏誦

之風日日而生偽
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
衆如重於何得真

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當責
夫智力窮竭論

急貪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未能
忘愛稅私不責珠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蘧伯玉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
亦能順世而不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
孫於彼我故也
疏衛之賢大夫也威

德高明照達空理故能
與日之俱新隨年變化
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訖之也

非也
順物而暢物
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謂
情之變然也
疏之為非一歲之中而是非當出故

始時之是終
誠為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非也
物情之

有
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
極
疏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為非是知執是

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
氏曰除日無歲遠瓊達之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半生而

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無根無門忽介自然故
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

出者為能觀其門
疏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
而測其根也
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

無出生無門理其如
此何年歲之可儻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

口其生也必有根其
出也必有門但入不見
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
若凡人知其所知而不
知其所不知者乃為至
妙此大惑之人也

口且無所逃者言
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
人微上下皆如此何
也而非此理如何得
然與然者疑辭也謂
之然歟而其所然果
然乎子貢對曰然非
也即此意也見衛靈
公三篇然與音餘
口畢弋取鳥獸之用
也諸侯交際之札皆
不底答之其人如此謚
之以文何耶言未足
當其意也

口大殺曰此亦自國
人所同是而謚之上
是字猶此字也
口進所進所居之處
也奉御猶會言對
也搏幣者執其其
贊見之幣而後使
人扶翼之言有札也
幣湯亦也
扶令人史也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我所謂不知物有知
之者矣故用物之

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
知者俗

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知也所不知者直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之知

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知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
之人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不能用彼則
既已止也夫銳
情取捨不知

此所謂然與不然乎
自謂然者天
下未之然也
然

無處逃形也
郭注身之
下未之然也

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郭注身之
下未之然也

彼我相對孰是孰非乎
郭注身之
下未之然也

韋疏 大史官號也下二人皆史官之
姓名也所問之事次列下文

曰史衛靈公飲酒
大史官號也下二人皆史官之
姓名也所問之事次列下文

淫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

為靈公者何乎疏
大經也戈繩繫箭而射也庸狽
君淫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

盟交際不冠諸侯汝等史官亦
大殺曰是日是也
是無

須定謚無道如此何為謚靈
大殺曰是日是也
是無

道之疏 依周公謚法亂而不預曰靈靈即無道之謚也
謚也此是日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日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盥而浴
男女同浴
此無札也

史鮑
以鮑為賢而奉御之勞故博
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札

此其所以為肅賢也
疏 盥浴謂也姓史字鮑衛之賢大
幣者奉御之物
夫也幣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
曰靈男女同浴使賢人進御公見史鮑良臣深懷愧悚
假遣人搏捉幣帛令技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其札
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
其慢君復之甚也見賢人若此
謚為靈靈則有道之謚也

曰恭敬也

曰沙丘右柳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

蕙：其子之贖可成靈公葬而不孝而去衛故也
奪：奪取右柳之生理

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

焉男女同浴憍慢之甚勿見賢人 踊頓懷肅敬用為有道故謚靈公 狝曰夫靈公也

死十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拙之數伐得石

擲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蒯贖也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地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

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之二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已不亦妄乎

何足以識之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 疏沙丘地名也在

也欲明人之名謚皆定於未兆莊閔物情卒有升降故沙丘石柳先有其命是憑蒯贖方能奪葬史與常壽

識少知問於太公調疏智照極分謂之少知大大也公

邪 調順群物故謂之太公 曰何謂在里之言疏古者十家

五家為里鄰間五里風俗 不同故假問答以弁之也 太公調曰在里者合乎姓百

名而以為風俗也疏稱其十姓取其百名合 合異以為

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体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

者立其百体而謂之馬也疏如米五里之言以為風俗

斯合異以為同也一人設 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異也亦猶指馬百体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

異以為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眾而為大人合井

曰取并為丘聚土為里故曰丘里二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由異而風俗則同矣異以為同之喻也在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乃謂之馬合異以為同也

口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井而為公合万物之異以為同也

有主而不統也言所主在內而無所統則非自然矣正者万物之理也出乎胸中者其理与万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拒也不執不推

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

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享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備之德

而爲公無私於天下則疏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

施教故能并天下之風上也疏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物

執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由中出者

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

受皇風既合物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能常有若本

無而由天賜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

廢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疏殊職自有其才故任疏五

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文武殊

能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

唯文武凡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萬物殊

性自然疏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萬物殊

理道不私故無名疏夫群物不同稟性差異兼居允允

無功名也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無爲實各自

爲故無疏功成於物故爲無爲時有始終世有變化

心者疏時謂四叙遞伐循環世禍福厚淳流行

定故老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至有所拂

口一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无名者无得而名也

口一專導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存伏无常或有拂逆而又爲宜塞者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有自殉之心則如其固然比其不同矣

已有所至者既定而猶
若之心有所至者或失
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
故曰有所至者有所差
此辭也辭如大決之中
万物万物之稱各中其
度亦亦充大皆可用也
回壇即同地也木之身
石本在一山初何分
別此合異以為同也

者而有所宜於此為侯於疏拂戾也物情向此月蓋無定

為宜是以達道之彼或以為宜疏準故於此非戾者或於彼

人不執逆順也自殉殊面是谷自信其所疏殉逐也面

是此非也紛然固執故各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

逐已見而所向不同也有所正者有所差或差於此

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明物情顛倒殊向而然也無異疏比譬也度量也支廣大卑澤林籟極多隨

材也材量用必無棄擯太人取物其義亦然觀乎

大山木石回壇合異以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

以為此之謂在里之言言於在里則疏總結前少知曰

同也天下可知疏義也然則謂之道足乎疏以道為名各道於理謂不足太公

乎欲明至道無名故發斯問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

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疏期

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

物者此舉其大經為言也猶虛通效理本自無名執其

功用強名為道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

名於理未定也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疏天覆地載陰

氣之中最大者也夫道能通萬物私而疆字之曰道疏陽生其故形

焉毒蒼生於化無私故謂之公也曰其大以號而讀之

則可也所謂道疏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已有

之矣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疏曰其功用已有

口天地陰陽亦形氣
之總名也亦形氣不
止於天地陰陽但以
其大者言之道之為
公亦因大而借言之
耳豈亦有道之名而
亦豈可以此相此喻而
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
將得此哉

口物不止於萬物而言
万物其總數也期約
也約言之也

口狗馬木可為類者也斯此也同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為此弁說則如大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口一万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覆也相蓋相合也相若相消長也

口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自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曰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然也片判也片合即分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接下一字之法也曰欲惡而

口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弱而友為通終而後為始此皆万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心盡力斥說得个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感以起者皆取之於无皆版之自然則其言盡至於此而止謂到這極無

有名比於無名之理則若以斯弁譬猶狗馬其不及遠

矣今名之弁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疏

夫獨以狗馬二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

必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

生惡起問此者或謂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從何生起以知發問欲弁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其自介

非無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相代春所生疏復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吁合於是庸有為趣舍近起

散其名案自可細其精微其言志謂件件可見非惟可言亦可否也

陰陽之相照疏橋起貞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四時相代也疏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杜交合以

此為常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疏

夫逢養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壽急者為夭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

摩而成其猶四叙變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

易迂化豈關情慮哉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已往至於自然自然

之故誰知所以也疏為實有名故可細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

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

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然非無能有之也疏

支四敘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言之所盡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可說矣

口天子直接子當時
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
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
者言冥冥之中初元生
幸皆偶然介或使者
有主宰元非使然所謂
行或使之止或巨之是
也正於其情正得其
實也偏於其理見之
偏也二者孰當孰否
也

口雞鳴狗吠不同
自化者言其所自見
之效讀猶誦也其自
見之效豈能謂其言
而知之所將為所欲
為也其所欲為之意
豈能以意度之斯此
理也若以此理而分初
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豈
窮也無偏小之極不可
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
免於物象而逐於言過
口或使則冥者謂冥
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
實也莫為則虛者謂冥
冥之中本无所生是虛
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
是冥於物矣居者在
也言在物之中也故
曰是物之居若謂之元
則名實俱无而所謂元
者終在未能併与无者
元之亦是冥於物也故
曰在物之居大抵曰有曰
無皆可言得可以意
度皆未免於言則去

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物表無所復有故 疏 夫真理玄妙
言知不過極物也 絕於言知若

以言詮辨運知思慮但極於有
物而已固未能造於玄玄之境
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

不原其所起
廢起皆自介 此議之所止
極於自介 疏 觀

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凝神物表寂照環中
體萬境皆空四生非有豈復留性物而推逐廢起之所

由乎所謂之言語
道術議論休者也 小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

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
季真曰道莫為接子 曰道或使或使者有

使物之 疏 季直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
切也 明於理莫無也使為也季真以無為為道接

子謂道有為使物之切名執一家未為通論令少
知問此之思定臧否於素精妙理正徧者也 太公

謂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

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解其所將為
物有自然非為之所 能也由斯而觀季真

之言 疏 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知同知故
當也 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為不能用言言道

其所自化然鳴吠豈道使之然
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也 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

大至於不可圖
皆不為 疏 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
未有一法非自 物不可圖量用此道理推而知之

然獨化者也 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物有相 使亦皆

自介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
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疏 不洽於道故未免於物各

則實 實自 疏 為也 莫為則虛 無使 疏 獨無 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

口一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豈可得而遠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物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規

口若以為或之便若以為或之為則世之疑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為无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无止以此而觀但混於无言方可拿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无也与物同理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便謂之莫為皆未能遠離於物但見与物終始而已故曰与物終始不能與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无之言离不去也故曰有不可无

口一者以真矣而觀道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為泥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何又妙

居指名實無名無實在物之虛

物之所在疏夫情苟滯其實至虛於有則所

在皆物也情苟尚無則所在皆

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

之於言意之表

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亦疏而後至焉也遠也故當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突然自生制不

已死不可阻

吾不能索

疏

忌禁也粗礙也吾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何礙阻唯當通變任化所在而安字亦有

作沮者惑也夷順而死故不惑喪也

死生不遠也理不可觀

近在身中

猶莫見其目

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

或之使莫之為

疑之所假

此二者世

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吾

觀之本其往無窮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

物理無窮故知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疏本過去也未

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感談無有既其偏帶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

為言之本與物終始

恒不為而

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

本末也有物同於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故不能使有

也

疏夫玄道不絕非有非無故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由而行故假

疏道大無名彊名曰道假

或使莫為在物

名之曰道

疏此名教勤而行之也

或使莫為在物

一曲支胡為於大方

舉一隅便

疏胡何也方道也或

使莫為未諧虛妙

口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豈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无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窮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未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盡至言也佛氏所謂知我按指海即此意也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造道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外物身外之事也
其言者不肖者於被
備是不可也皆於事
却併禁說以意逆可
也

已長弘被放既蜀劉賜
而死蜀人以置風血三年
而化為碧玉此等事左傳
載稍異其言似證世元
帝說運糧不至而殺其
臣其血逆柱而上以明
日之讖殺斛律光其血
在地夫之不殺則亦會開
所有之事也

斯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郭象注

外物不可必疏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疏

至

至

至

至

至

孝已見逐於後母曾子未且悲泣之事想以共八大枝則夫之事實之說此者有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思孝入之所貴而或害其身足皆外物不可必也

尸木与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与金相守则熔之事也木木元火相摩而生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枝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自有火乃焚大槐不日作下而曰槐者能生大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記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屍淫之江水故云流于江甚以遭諸被放飯蜀自恨忠而遭諸遂頸腸而死蜀人感之以置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誠之至也

已愛而曾參悲 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遇也 疏 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

苦而死而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丈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不愛不知况乎世事萬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忘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夫木生火火尅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爍是以此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燥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所謂 疏 水中有火雷也錯行 乃焚大槐霹靂

口甚愛者極憂也 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也

口陳音陳又楮允及晦音情又軟轉柱允二又聲音義又音音陳暗者休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无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感聲聲聞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胸中甚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其多此皆世俗一耳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慾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為月者不巨勝之遂至焚和也山金亦心如日月利慾之既正用此意儼然者地然而故也

也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電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尤右無宜也 疏 不能厚矣而志存域

榮辱二境陷溺於憂 樂二邊無處逃形也 嚙蟬不得成 矜之愈重則所在為成 疎 嚙蟬猶 休惕也不能忘情志懷 心若懸於天地

之間 所希跛者 疏 心徇有為高而且遠 慰警沉屯 非清也 疏 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湮 利害相摩 觸物則屯遷既非清夷豈是平暢乎

生火甚多 內熱 疏 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纓纏於 衆 利害之間內心恒焚故生火多矣 衆人焚和 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 疏 焚燒也衆人猶俗人 害在懷則其和焚也 疏 也不能守分無為而

也 疏 利害相摩 觸物則屯遷既非清夷豈是平暢乎 利害相摩 觸物則屯遷既非清夷豈是平暢乎

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已監謂眾人汨於利慾終身不悟至於滅尽天理而後已也

每馳心利害內焚如火天而闇則多累月固不勝火小而明則知分疏雖大而光闇火雖小而明照論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債然無矜遺形自債憤然放任不矜之貞志精利害淡莊得道乃盡也余不矜愚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任有為家業既

貧故來貨粟貨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貨

疏諾許也銅鉄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黃金也待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

曰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而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米邑之租金也

口一波臣借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曰記於此亦令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

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疏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

乎救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

乎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鮒魚忿然作色

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也其不當雖大何益疏

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斗升之水可

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我

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

十犗以為餌疏任國名在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犗犗牛也餌鈎頭肉既為巨鈎故大繩

口一巨緇大魚索也犗音界牛也

口一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鱗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口厭厭飲而食之也

輕才揣量淺見之士也

也諷說道聽塗說者

知其常而不知異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

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鮠鮠小魚也

縣五十頭牛號為巨鈎期季不以為餌

且而鈎期季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

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自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

憚赫千里疏期季之外有大魚吞鈎於是牽鈎陷沒馳驚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鬚遂使白波如山

洪波隱曰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

莫不厭若魚者疏若魚海神也制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

自五嶺已北湘已東皆厭之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疏未代葉季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教玄道聞夫揚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輕字者輕量也

竿累趨灌漑守鮠鮠其於得大魚難矣疏累細繩也鮠鮠細小之竿繩趨走灌漑之溝

大達亦遠矣疏于永也懸高也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說以來高名令聞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

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疏人問世道夷

懷豁塵通未可以汙亂儒以詩札發家大儒臚傳曰東

方作矣事之何若疏大儒碑傳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

光起儒弟子也發家為盜恐天下曰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日

時曙故催告之間其如何將事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

口厭厭猶今揭示也
縣與懸同縣揭之為令
猶令賞格之類言見
小之人飾其辭說于
冰于上未合其所示
之令格縱得之能况
何故曰其於大達亦
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
士不可與言經正之道故
曰俗其不可與至世亦
遠矣遠矣猶甚矣也
口厭厭蓋喻游說之
去借詩言聖賢之言
以夫共發者自上語下
曰臚目下語上曰句臚
傳者大儒為首而告
其下也昔之之來生於
陵破賦莫田也生不布
施何舍珠為談富者也
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
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
知

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

口接其髻者以下大儒
小儒之語接撮也歷歷
手按之也願頤下也控
其頤者控開其頤也則
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
徒徐取其珠而欲无所
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
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
之意矣

有珠疏

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
解脫擗其口中知其有室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疏

此是逸詩又
遭刪削凡貴

人葬者口多含珠故
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髻解其頤儒以金椎控其頤

徐別其頤無傷口中珠

詩札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
人道不履行故丈夫儒者乃有用

之為姦則迹
不足待也

疏 接撮也歷按也鵬口也控打也撮其髻
按其口破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

之是以田桓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
詩札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

取薪遇仲尼及山告疏

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
蒙山楚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

其妻采薪飯見門前有車馬跡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
召我為相妻曰妾聞受命必為人用制而之不能

脩上上長也道下其行
趨舒也未微也言其背

為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妻戴逃於江
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近來薪也既見孔子飯告其師曰

微微有倭也之狀後耳
者面前視之不見其

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長上而
末儻而後耳 而上儻也

目以愛當世之患之意

視若營四海 想之儼然似
不知其誰氏之子疏 脩長也

口一躬矜汝身矜持之
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

末肯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偃儻耳却近後瞻視
高遠所作忽忽觀其容儀似管天下未知子
之族姓是誰怪其異常故發斯問也 老萊子曰

思慮也業可得進者
言道業可得而學否

是丘也石而來疏 曾人孔丘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

也

汝容知斯為君子矣 謂仲尼能遺形去
知故以為君子 疏躬身也孔丘

也

語宜遺汝身之飾志於容兒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子

也

仲尼揖而退 言也 疏 敬受其言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

口一世之傷一時之人
憔悴可傷也故言傲然
而不恤之意汝為一時而
愛適用其心能貽後世
之患汝既知此道之窮
宜也
口一寒也固宜也汝
之道宜窮如此是不知
天下之事有非智勇所
能及者故曰亡其憂庸
及窮亡亡心同患施惠
於人也歡欣得人之歡
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
歡心為歡為此自教於
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
之行也庸人之所為則
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
民之行進焉耳中民
庸人也以名而相教
引以厚蔽之計而自相
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為也
堯舜兩在則木惟無窮

引慕以利名聞德之

口一及背也及背自然之
理則无非傷道之事也
不好靜而好動則无非
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
踏者欲進不進之意以
躊躇其事即不得已而後
心也惟其无心所以每
言成功載自負也汝奈
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
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
焉終終於此一向下得奇
河伯

得進乎 設問之令老萊
明其不可進 疏 感然驚恐兒謂仲尼所學聖
迹業行可得修進為世用可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
而憂萬世之患 疏 亦萬世為患故不

可輕 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教成萬世之橋特聖迹而
也 疏 驕整則極祖之徒是也亦有作鴛者云使萬代驅教為不息

亦是奔馳 抑固婁邪 疏 固執聖迹抑揚於已
之義也 失於本性故窮矣 其略弗及邪 直任

民性不察而皆自有 疏 亡失本性心覺生
略無弗及之事也 疏 崖故不及於真道 惠以歡慶為終身之

醜 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 疏 夫以施惠為歡者惠不
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 可徧故教為慢者多矣是

以用惠取人適為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言其易進則相引以
惡府故終身醜也 疏 不可妄惠之

名相結以德 疏 隱括也進 疏 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
之謂也 疏 之人易進退故聞之堯美則

引慕以利名聞德之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閑
惡則結之以隱匿 疏 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

其所譽 閉塞 疏 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
譽則物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順之則全 疏 夫及於

性全矣 不傷損擾連心 聖人躊躇以真事以每成功 事不遠本
聖比皆非正法 故其功每

成 疏 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 奈何哉其
疏 業恒自從容不逐物情故其功每就

載焉終終於 疏 不可載故 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
遺而弗有也 疏 義之迹 擾攘物心運載於

莊終身不替此是老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某詆訶夫子之辭也 疏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疏 宋國君謚曰先即宋元君也 曰予自辛路之赫予為

阿曲也謂闚阿旁曲室之門 疏 阿曲也謂闚阿旁曲室之門

疏 阿曲也謂闚阿旁曲室之門

口一冊欲殺之再欲活之
再二健履而下也
殺之古遂殺之七二續
言用之而台七二次也
魚人於人而不死於已
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
不及也此意蓋謂

口此下教句却凡言世
情以字之人有至智者
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
謀鶴鵬之取魚飲其水
而後尺其魚此有心害
魚者非網之也也言人
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
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
心則人亦以有心而害
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
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
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
之意則善自發我故曰
去善而自善夫石師碩
石師碩人之師曰教者
嬰兒之曰言待來師
而自善者言能言者同
是則自能言也大知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乎自從也宰路江畔疏自從也宰路江畔

魚之魚之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精名姓余名且捕

乎左右曰有君曰命余且會朝疏命也百今也明白朝問其所得也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乎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

尺君曰獻若之龜龜室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

之曰殺龜以下吉疏心疑猶預殺為再三乃乃刺龜七殺古遂刺龜也上之

十二鑽而無遺策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仲尼曰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

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

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疏夫神智

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志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萃將

死灰均其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同而識

之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魚不畏網而畏鶴鵬魚之

網無情疏網無情而得魚論聖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

故得魚人無心故天下之去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

大知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遺問去善而自善

任物疏奪之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去善而自善

兵去善則善無所慕無所慕疏遺於尚之小心合自然

以善除德以行又老經云天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

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口勢極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謂是也踐恃其所不張之意故曰无用之用徐无鬼篇

能言者處也沈然無習而自能者疏夫嬰兒之性其不非跛而學彼者也疏假師也季漸長大

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也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知學而成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揚於心是以惠

施譏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疏夫有用則同於

無用夫有用則同於夫有用則同於

其崖故知無用夫有用則同於夫有用則同於

始可語其用夫有用則同於夫有用則同於

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疏

墊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之所用不適容

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

有用之物假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聖應

無用成功

當事而發也言其外以暢事情情疏直置容足不可得

暢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疏行必借餘地方能

通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莊子曰人有能遊乎且

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

為也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

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疏異自有聞言如影鑿骨自

有智昏救麥故以之能其不得亦有由夫流道之志求

性性之無者不可強疏各守其分則物皆不喪夫流道之志求

絕之行意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

疏流蕩逐物逃逝不反果決絕滅回而不移此之志行

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直知深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

之意謂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辭愚

其如此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辭愚

之意謂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辭愚

其如此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辭愚

之意謂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辭愚

其如此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辭愚

救麥言不升救與

之類執志愆然雖復蒙蔽覆沒身遭顛墜亦不知悔及
馳逐物情急如烟火而不知回顧流道失純遂至於斯
耳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夫時
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為君
臣也故世遭革易不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流道之
徒不知故曰至人不與行焉唯所遇而回之疏夫世有
此事而行之是故達故能與化俱也疏夫世有
人曾無留滯古無所尊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今無所卑
而學者尊古而夫步輒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
異今失其原矣化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疏遠毀適
茲為學不見且以稀尊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豈曰清虛循尊氏三皇已前帝号也以玄古風衛御
隨時與物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疏波乃平浪也波

口微通也得自然之理
而大通微則耳目之所
規聽為真聰真明真覺
之所謂味為真真真知
其心之所知者為真知
德為至德定壅之塞壅
礙也哽々咽而不通也
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
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
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
止迷而不知止也既覺於
形迹則象害矣矣息生
也生之謂性入皆有者
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
知覺所謂知覺者得此
息也人真不然而或至於
不當其理者豈天斲之
不毀不當也天理之
人心日夜見其死寂
發見又何嘗有息哉
天之穿之日夜元降穿
心寂也元降无止也實
亦心寂也人以物慾而
自礙是塞其寶也
顧乃也

其性乎斯由尊當時應
古卑今之弊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避所在為正
順人而不失已本無我何彼教不學教曰彼性兼意不
彼彼意自然故兼而用之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
則夫萬物各全其我也彼我非學心而本性具足
不由學致也兼意不彼者稟兼教目微為明耳微為聰
意以道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
鼻微為顛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疏微通也顛
事也夫六根無擁故致聰者辛具之
明不蕩於外故為德也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跖則象害生生起物之有知者
特息凡根生者無知疏夫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
亦不特息也鼻息心知為於分內雖用無各

口一胞脬曠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五重曠包絡此身重曠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來則謂之天遊勁候爭聞也空曠之室婦姑常在面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曠之喻心緒凝塞不空天理之系則六鑿悉至於相攘逆六鑿矣天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善者是其平日耳目喉吻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曠之

地則以為善故曰亦神者不勝於名於外則德生心自湯溢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湯溢矣言併字名失之也有詭急之意而後替度於智謀之事諛與弦同有爭竟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榮梗不系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道遊遊豚猶果然而果也亦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往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擬見子官事官事不可子也純錘田器也春兩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修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妙木之得雨而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義曰霜倒並蓮即此倒字純錘之人豈賤賤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

若乃目滯桑中之色耳溢濮上之聲鼻滋蕭蕭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微哉故根竅徹則氣息通而牛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理全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 疏 殷當也或縱恣不根制之由入悲不得已之符也 疏 馳逐前境或竅六哽塞以害生崖通蹊二徒皆不當理天之穿之日夜無降斯並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事

通理有 疏 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

任天實 疏 實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乃開 疏 壅塞根竅滯溺不通

孔 闕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 疏 闕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

然之道 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磈 疏 勃磈爭聞也屋遊其中 疏 空虛則不空

人則顧塞其實 情無

受故婦姑爭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疏 鑿孔也攘則無復尊卑

道不遊其心則六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能根逆不順於理也

勝也 自然之理有奇 疏 自然之理有奇

故修德者 疏 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其當 疏 過多者為尚名好勝故也

暴則名 疏 暴殘害也夫名者爭之器名既過者美於德 疏 必更相賊害內篇云名者相軋者也

謀 謀急也急而 疏 替考也謀急也急難後考其謀 疏 之事然後投謀計

知 疏 夫運心知以出 疏 柴塞守也 疏 柴塞也守執也

造不 官事果乎衆宜 疏 衆之所宜者不 疏 夫置官府設事通也 疏 故官事立也 疏 條者須順於衆

方生後者自校柳木去而耕種之物又生梗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所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蓋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无容心則有天遊矣

皆于斯切又子智又嫩本亦作城音歲口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谷未而堅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音剪城音城皆嫩者年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過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過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補揚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愈然若是勞也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若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實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獨非佚者之事也前節所論無逸之所

口曰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駭字駭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駭之也神則无此輩賢者以感德而戰之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名名而駭其一國賢人則无此矣小人當以未合於一特君子則无此矣

演門宋城門名也似善反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日官員也

人之宜使若未逆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鈹鏹於是乎糝糝之事物之生皆

有鈹鏹之類鏹鏹也青春時節時雨之具凡草木萌連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理此明順時而進不逆物情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疏植生也

修芸除蕞葦幸逢春日鈕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鈹鏹既靜然

不可以人情均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可以補病非不病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皆城可以休老

非不孔剪齊髮髮減狀良也表非不疏逸也

老也疏老之容以此而沐浴也寧可以止過非不疏疾

速也夫心性忽迫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者安靜可以止之若是有猶有勞故疏夫止過以寧廢躁以

未嘗過而問焉佚者超然不顧疏靜者以對治之術則

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之也豈是体道之士閑

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彩清高故未嘗暫過而顧

問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言

其外神駭駭敬也神者不測之号聖者顯迹賢人所以

言其內疏之名為其垂教連人故不過問

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證空為賢並照為聖君子

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何以人物君子故駭

有故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

不問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植之徒演門有親死者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之亦相率而隱松欽水跋与蹲同此一宇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若予之而已已自可矣三年之後申徒狄文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跋 音存字林云古蹲字徐七旬又各音尊筌七全反

蘇香草也可以履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可也蹄大考及免宜也又云免疆也係其脚故曰蹄音音古縣及疆巨虎反口上面既說了却以筌蹄之語結亦与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也格

同筌蹄取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无用矣言意也得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与言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過 東門也亦有衣黃者隨字讀之東門之孝出自內也 疏 心形容外毀惟宋君知其至孝遂加爵而為卿卿黨之人奪其回孝實於是強哭諫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毀矯性為情回而死者其數半矣

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疏 堯知由賢禪以九五酒耳辭退逃避箕山湯與務光

務光不受訶罵嗔怒速之林籟斯皆章其本性腥臊宋椽非閔矯偽以慕名紀他聞之師弟

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吊之三季申徒狄日以蹄河 其波

性遂至 疏 姓申徒名狄並隱者姓紀名陀聞湯讓務光於此 恐其及已與弟子跋蹄水傍諸侯聞之重其

廉素時徑吊慰恐其沉沒狄聞其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失性遂至於斯矣 筌者所

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疏

筌也所以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草者意其筌也香甘也可以餌魚置木且草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蹄兔置也亦免疆也以繫係免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辟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

而忘言疏 此合論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且筌蹄而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志玄理明而名言絕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

哉 至於兩聖無意乃 疏 夫忘言得意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九章之二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桂岩主

